

我的

福
福

相依的日子

马原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

福福

相依的日子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马
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祸福相依的日子 / 马原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339-4631-9

I. ①我… II. ①马…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6)第 237522 号

责任编辑 项 宁 闵 韩

封面设计 水 墨

责任校对 杨爱英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我的祸福相依的日子

马原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25 千字

印张 7.625

插页 6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631-9

定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蛇年。一晃蛇年也快过去了，除夕在即。

时间真是快啊，从猪到蛇转瞬便是六年。而我在一眨眼之间已经有了真正意义的沧桑巨变。六年前的马原是一个单身汉，连自己也说不上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一切都还正常，至少那时候的马原是健康的。

儿子在柏林读高中，七十九岁的老妈被我强邀到上海与她已经年过半百的儿子为伴。

我在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学任教，当时还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掌门人。我的另外一重身份是前小说家。之所以在“小说家”三个字之前加一个“前”字，是因为我不写小说已经许多年了。我的故事是从六年前的2007年讲起的，而我最后的小说写作止于1991年，十七年已矣！一个已经十七年不再写小说的小说家，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前小说家而已。

一个有趣的时间巧合，1991年也是我成为单身汉的起始时间，十七年的单身汉。

或者说2007年是我生命的一个节点。之前的时间与之后的时间完完全全断成两截。前面的一截在之后的时间中渐渐淡成了一团如空气般的东西，似有似无，也无关紧要。而之后的一截则彻底改写了马原这个人的生命轨迹。

就从2007年说起吧。从这个猪年的除夕夜起步。

目 录

恶鬼上身

002 真正美丽的开始

005 出了毛病

016 面对我的新娘

生命轨迹的被动改变

024 需要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

028 属于马原的应对之策

032 婚礼为幸福加码

生命以约定的方式继续

038 曾经的秘密约定

044 琉川的孔明灯

048 老婆是个狗东西

新生命等同新希望

060 新生命成为最大的企盼

068 三年之约，终点也是另一个起点

072 病道·医道·命道

生病成了惊动

082 重新被新闻

088 享受生病的定位

092 以不可救药的无聊作自我拯救

众说之一

098 当马原面对死神/李宗陶

关于牛鬼蛇神的狂想

132 白领生涯的第一次终结

138 牛与蛇的梦魇

141 借小说展开新生命的翅膀

众说之二

144 《牛鬼蛇神》序言/大龙

水的奏鸣曲

152 与水紧密相关的空气

155 几个水基命题

158 换水理想的实践

162 一眼属于自己的水井

众说之三

167 马原：在云端/索马里

南糯山的湾格花原

194 山居

198 童话

201 书院

理想国

208 与母亲的约定

211 古树或智慧

214 徘徊于日月交替之间的生命

众说之四

216 徒弟有话要说/吴尧

231 自跋

惡鬼上身



真正美丽的开始

猪年的除夕之夜很美。

我俩坐在新家宽大的拱形落地窗内，看面前几百重烟花腾空炸开闪烁再缓缓落下，内心洋溢着无限的美好和喜悦。

新家的位置很奇特，处于上海主城区正北，离人民广场十几公里。房子在顶楼，面前异常开阔，凡二三十公里远的视线全无遮挡，可以清晰地看到偏东方向更远处的东方明珠塔和环球金融中心塔楼。除夕之夜能见度极好，北边的半个上海尽收眼底。

小花很冷，蜷缩在羽绒大衣当中，但她分明很开心，她说有那么多的上海人民给我俩放烟花，一定是在祝福我俩。

巨大的幸福感包裹着我和小花，所以2008年的春晚直播我们几乎没看上几眼，成了这对幸福恋人辞旧迎新的背景音乐。当然还是借了春晚的大钟，借了主持人的倒计时口令，5，4，3，2，1，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鼠年到了。属于我和小花两个人全新生活的序幕就此拉开。

一场大雪是上海人民在新一轮十二年开始之际收到的一份大礼。雪后的一大早我们就冲到自己的屋顶花园里，冲进厚厚的白雪带来的欢愉之中。

我是东北佬，我一下回到了儿时，抓一把雪顺手捏成疏松的雪团一下丢到海南妹的后脖颈里。小花一声尖叫，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体会打雪仗的滋味。她马上还击。

我们用了大概一小时，在户外花园的香柏木地板上堆起一个雪人。我去厨房找来一根胡萝卜，截成两短一长，嵌在雪人的脸上，两个圆圆的大眼睛一个红红的长鼻子。

小花想起了她从家乡带过来的渔家女的斗笠，她找出它给雪人戴上，那真是一个可爱的雪人。拍照，再拍照。

因为天冷，融雪很慢，红鼻子雪人在我们新家的花园里做客做了一个礼拜。尽管每天冷得要命，那仍然是小花在上海最开心的记忆，她和那个属于她的雪人成了好朋友。

说那是最开心的记忆，是因为那以后的上海生活出现了重大变数。

第一个变数，登记结婚。正月十五那一天，两个人的命运以法律形式联结在一起。2008年2月21日。一对结婚证分属

两个人。那天是两个人的好日子，是我的，也是她的。我这里说得轻描淡写，其实那两个小本本对我对她的意义差不多可以等同于两个人的生命本身。

我不讳言，已经足足经历了十七年单身生活的我对每一次恋爱都没抱过太大的期待。十七年里我根本不知道我会再结婚，根本不知道曾经的女朋友谁会成为我的新娘。我还是那种老式男人，不会把恋爱当游戏，过往的恋爱每一次都是认真的。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早让我对婚姻失去了信心。

然而这一次不同，从一开始就与以往大不同。结果可以为我的话佐证，十六天后的结果。结婚证就是结果。

而在此之前的一百天里，我们两个几乎都把腰累断了！每天少则十二小时，多则十五小时，我们都在为那套位于上海中轴线上的大房子忙碌。一套超过二百一十平方米的超高层高顶层复式大屋，外加八十平方米有鱼塘有乔木灌木交织连同紫藤荫蔽的草坪的花园，在我们两个人四只手的辛劳之下被打造成真正意义的空中别墅。那是这一生里最累的日子，但是心里也最甜，因为我们造的是属于两个人的婚房。当然，登记结婚还是十六天之后（正月十五）的事，猪年除夕之夜结婚还只是一个梦想，可实现梦想。

出了毛病

第二个变数，那以后一个月之内我患了一种奇特的怪病，前胸后背生出成片的红疹，而且一分一秒不间断的刺痛。

一直讳疾忌医的我先还不肯去医院，但是碍于婚前约定，我必须服从老婆的指令，所以进了医院。我们就此学到了一个新名词，一种病的名称：带状疱疹。

新郎和新娘都没有料到，这种似乎是皮肤病的疾患有多么可怕。首先是因为持续不断的痛感，我的睡眠成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医生说那是神经疼，而神经疼是迄今为止医学医药不能攻克的堡垒。其次，据那位教授级的神经内科专家讲，带状疱疹少则数月多则几年才有可能治愈，专家让我做好长时间疼痛的心理准备。

在此之前我没听过也没见过任何人生同样的病，可是现在忽然发现许许多多有过同样痛楚经历的病友。我东北老家对此病的称谓是蛇盘疮，我猜是因为前胸后背同时被疱疹所纠缠，被前后夹击加之长痛不愈，有如被恶毒之蛇缠身的梦魇一般。

民间对于蛇盘疮有诸多令人胆寒的描述，诸如一旦恶疮

呈环绕之势，也即患者一命呜呼之时。不可谓不可怕。而且周围经常会有谁谁被蛇盘疮追命致死的说辞，各类耸人听闻的传闻不绝于耳。

我内心没那么强大，不可能对这一切无动于衷。所有传闻都会在我心里投下暗影。

我开始完全卧床，让自己处于最少动作的状态，因为一动就会疼得很厉害。我必须承认我是个怕疼的男人，岂止是怕，我对各种疼痛怀着深深的恐惧。

我自己不敢动，小花又根本弄不动我。对她而言我太重了（接近二百斤），所以我不敢动也得动。许多事小花都代替不了我，比如开车（她不会开，也没驾照）去医院，比如解大手（小手她可以为我接），比如吃饭（我怎么也适应不了被人喂饭的情形）。如上的几项我每天都要做，而且非做不可。

我很快发现，尽管自己很怕由行动带来的痛感，但是真正动起来后痛感并没有更加重。真正有意思的反倒是在动作过程中由于关注动作本身，痛感反而被有所忽略。这很像某些医生以分散注意力来为伤者减轻痛楚的方法。

这个发现让我相当开心，小花的心情也放松了许多，主动配合我有意做一些幅度很大的动作，并且督促我多动，尽量

没事找事让躯体对那种可怕的痛感逐渐适应。

那个时段的最大问题是睡眠，一夜下来我觉得自己似乎睡了几百觉，睡了马上就醒，醒了又重新陷入昏睡，再醒，再睡，周而复始。虽然躺在床上，身体几乎没什么动作，但是一觉醒来还是觉得周身酸乏，似乎每一块肌肉都疲惫不堪。那当然是因为整个睡眠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每一条肌肉都在绷紧，不累才怪。

医生开了外敷药，针对的是疱疹表面流出的液状物质。不知什么原因外敷药完全没有作用，创口永远是湿漉漉的，没有任何封口的迹象，显然治疗没有进入到让创口愈合的历史性阶段。

那时候由于太过痛苦（疼痛之极苦），我几次都未遵医嘱偷偷使用所谓民间的偏方。我记得其中一个偏方是在创口涂石灰水，每日数次，企图以石灰水的烧灼之力强行收干创口表面。当然那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当时我并不清楚带状疱疹的生病缘由，竟幼稚地以为那只是一次偶然的皮肤炎症而已。

内服药则主要用于止痛，似乎没有进一步的治疗药给我。但是那段时间病理检查却在继续，且一步一步深入。开始是普通的CT，后来是比较不普通的核磁共振，再后来还是

CT，却不是原来的那种。

那间CT房明显要大许多，CT机要大许多，机上的检测时间长了许多。我的警惕也因此多了许多，我问小花觉到什么没有；小花说好像很严重，不然大夫的脸色不会这样严峻。

那家医院是最高等级的医院，医生也应该是最好的医生。

医院刚好又是我所在大学的附属医院。大学领导对我的病情相当关心，责成医院领导给予最好的治疗，同时责成校党委的一名部长专门盯住我的治疗工作。部长偏偏又是我在学校里最谈得来的同事和上司，黄昌勇。

我通过昌勇部长达成了与院方开诚布公的意愿。专门负责治疗的神经科副主任坦言，是肺上长了东西，他把后一次CT得出的底片拿给他们看。那台大型CT机是高精度增强机型，造价极其昂贵，因而检测费用也相当高，其底片精度也达到极高的水准。

底片与检测器官之比为1：1。那一大坨黑黢黢的团状阴影大约为6.5cm×6.7cm，其中的纹理脉络都极精细清晰。

是副主任医师的意思，看底片的时候让小花在自家的车里等候。仅就这一点，我已经猜到我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我以十二分的诚恳对大夫说：“大夫，我心里够结实，